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增補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五季 宋太祖開寶七年以前附

〔己未〕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初有司將

立正仗宿設前之也樂縣于殿庭周主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

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具

疏以對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于外心和于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樂生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

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邇秦滅學歷代不能用之唐祖孫孝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十亡八九至于黃巢蕩

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鑄鐘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縣而已絲竹匏土僅

有七聲黃鍾之宮止存一調蓋樂之缺壞無甚于今陛下臨視樂縣知其亡失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乃依古法以秬黍

用羊頭山秬黍中者定尺一黍為分寸十黍為寸十寸為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

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管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

九寸朱子曰京房始作律準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有三絃一絃是全律考律準中央一絃下盡分寸以爲十六律清濁之節故曰全律皆應黃鍾之聲

以次設柱爲十一律第八絃為林鍾第三絃為太簇第十絃為南呂第五絃為姑洗第十

為夾鍾第十一絃為仲呂黃鍾第十三絃為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之一律中調為均無射第六絃為仲呂及黃鍾清聲黃鍾之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之一律中調為均

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

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朴又言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樂成而和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

注即閿河、見前、

以通陳潁之漕

自是以西南爲閿河、東南爲蔡河、後又改曰惠民河、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奏所減之數仿此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銳明敏志略過人及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

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遼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周

主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

自滄州治水道入遼境柵于乾寧軍

唐置遼于軍置寧州、明改曰青縣今屬津海道

南補壞防開游口

三十六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卽日帥步騎數萬直趣遼境非道所從民

間皆不之知遼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

爲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至益津關

後唐置、今京兆霸縣

遼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

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關遼守將姚內斌

平州人

莫州

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遼瀛

州刺史高彥暉

潯陽人

舉城降于是關南悉平宴諸將于行宮議取幽州

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

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

人先發據固安

隋縣今屬京兆

自至安陽水

在固安縣北拒馬河支流也

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

橋是夕不豫而止孫行友拔易州擒遼刺史李在欽獻之斬于軍市以瓦

橋關爲雄州

今雄縣是屬保定道

益津關爲霸州

今爲縣屬京兆

命韓令坤陳思讓

字後已

成

之遂還大梁

六月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

進奏院于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

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唐城金陵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

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曷時則爲讐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

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

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

郭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

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周主

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

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

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忤

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胡三省注後唐始置大內都點檢官至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置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之上先是

周主自關南還在道閱文書于篋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

張永德為都點檢永德周懿親永德妻周太祖女有功周主疑焉至是以匡胤代之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恭是為周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著成字

象單父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

相慎毋泄此言是日周主殂諡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梁王宗訓即位世宗在即位在藩多務稍晦

意表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權大義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

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怒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

護地所向無前終用其法太嚴雖執事小有不舉往往通之與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少物

貴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謨計鑄當十大錢

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

九月唐太子冀卒唐主以其子從嘉

字重光唐主第六子

爲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

謨

謨數奉使入周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嘗與天威都虞候

張巒屏人夜語樞密副使唐鑑譖其有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

多會太子冀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

字子師唐主第七子

善言于唐主

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爲嗣唐主由

是怒徙從嘉爲吳王居東宮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

詔暴謨罪流饒州貶巒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

南漢殺其尙書右丞鍾允章

番禺人

以龔澄樞爲內太師

南漢主鋹以允章

藩府舊僚擢爲尙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

綱紀鋹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作亂玉清宮使

龔澄樞內侍監李托

封州人

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

以澄樞爲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

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

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唐以洪州爲南都

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都

之羣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唐鑑勸之乃以洪州爲南都命曰南昌府

遼遣使如周周人殺之

遼主遣其舅使于唐周泰州團練使荆罕儒

冀州信都

募刺客使殺之自是遼與唐絕

〔庚申〕

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是歲周亡宋代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

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爲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後周自太祖至恭帝凡三主合

九年

先是周鎮定二州言北漢會遼兵入寇至是正月辛丑朔遣趙匡胤率

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

太原人

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乃

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

爭爲逃匿計惟內廷宴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

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

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苗訓河中人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

是夕次陳橋驛

注見前

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

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

都押衙李處耘

潞州人

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

即宋太家

及歸德

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

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

開封義人

都虞候王審琦

字仲寶洛陽人

二人皆素歸心

匡胤者甲辰黎明將七偪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

欠身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廷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

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

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

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

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貴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四

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

字仲詢大名人

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

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

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

字光烈蜀人徙洛陽

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

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

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

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

并州太原人

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

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

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亦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

周世宗納符彥卿之女為后后殂復納其妹即太后也

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

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華山處士陳搏開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

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貲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石守信高懷德

字藏用周子張令鐸

棣州厭次人王審

琦張光翰趙彥徽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

時慕容延釧握重兵也真定韓令坤引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

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釧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後延釧令坤皆出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即匡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

廟尊高祖眊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昉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殿為翼祖簡恭皇帝此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

冬凡五享朔薦食望薦新三年一禴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

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

定州安喜人

爲皇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

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既而后有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及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

字文化宋主弟光

美傳德昭

字日新宋主第二子

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受

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于紙尾署曰臣

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事在次年六月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

字慶之太原人

爲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

三品

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三品，仍為樞密使。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

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

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

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字得臣泣諫筠不聽

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

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

從事閭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勞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

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

在長山

治縣西北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

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

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字明遠青博興人和解

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筠

五月宋主自將兵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

路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

石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

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北漢主

懼引師歸

宋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進攻潞州守節降

秋七月宋主還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勛

字省躬

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勛

及卒保勛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

焚死重進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權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

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宋主遣六宅使

宋初武職諸司有六宅正副使

陳思誨

宅護弟

賜

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

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宋遣石守信

王審琦李處耘宋偓

洛陽人

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

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

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

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

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牙校遂還汴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髮布曰幘岸幘露頂

也跌足赤足也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

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

不冠帶考宋史竇儀傳建隆元年秋儀遷工部尚書會翰林學士王著因酒失貶官太祖問于范質以儀代之而王著傳則云乾德元年著直禁中被酒夜叩宮門帝怒貶著比部員

外郎兩傳互異商輅續綱目以儀傳爲據薛應旂通鑑則從著傳今依續綱目紀于是年而王著酒失事不載

宋主微行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

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

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

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不汝禁也

【孝酉】宋史卷一百一十五春正月宋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

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取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卽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唐徙都洪州宋主旣平揚州唐主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

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閒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

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宋以李漢超

雲中人

爲關南兵馬都監

文獻通考：宋置兵馬都監，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

漢超在關

南，民有訟其彊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

佛舍妖黨

事見前

益甚宋主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

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

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

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

唐主景殂

子煜即從嘉更名

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殂于南都太子煜時

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

即馮延魯更名

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

宋主許之

煜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

前注見

入貢于宋

女真部人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隸

遼籍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沙門島

在山東蓬萊西北縣海中齊乘有五

島相聯屬海上市現滅多在其上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瓜沙自後唐同光初曹義金遣使間道通貢

具事

前其後義金卒

五代史義金卒于晉天福五年

其子元忠元深等亦皆遣使中國

五代史天福七年沙州曹

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深為瓜州團練使

至是入貢于宋宋史外國傳沙州唐大中五年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

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商賈通鑑皆因之考司馬氏通鑑唐咸通十三年張義潮卒沙州長史曹義金自領軍府詔以義金為節度使又考

歐陽修五代史、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遣使附以來、二書所載、與宋史互有不同、司馬氏考據詳核、當必無誤、今依通鑑、兼節采歐史改輯、

〔壬戌〕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宋廣東京城、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

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

磁州武安人、

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

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諸州大辟、不得專決、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復之、

夏四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從效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

紹鑑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鑑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

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既而洪進幽漢思而代之、

漢思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洪進、漢思諸子頗不平、欲害

洪進、謀泄不果、由是更相爲備、一日漢思方坐內齋、洪進經入府中、鎖其戶而求印、漢思惶懼、卽于門間出、卽與之、洪進遂自稱留後、遷漢思于別舍、以兵守之、